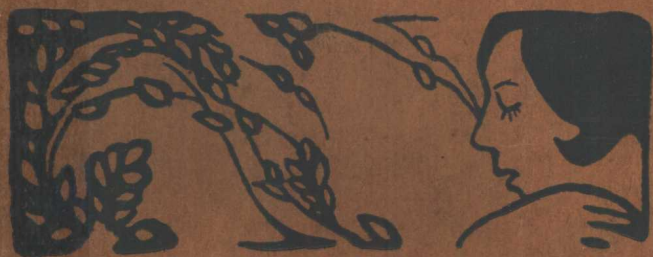


水仙叢書

春蔓

芳信著



上海光華書局印行

1928

水仙叢書之二

春 蔓

芳 信 著



上 海

光 華 書 局 印 行

1 9 2 8

版權所有

1—2000冊

1927, 12, 付印

1928, 1, 出版

每冊實價^三角五分

上海四馬路光華書局印行

你真的要恨我麼，

你真的這樣忍心地變了麼？

我要走遍世界哭訴

你待我這樣凶惡。

哦你這兩片嘴唇，變得這樣無情，

你怎能說我的壞話，

在美麗的當年你愛我時

我曾親熱地接吻過你的呀！

Have you really come to hate me,
Have you really changed so sadly?
Round the world I'll go complaining
That you treated me so badly.

O ye lips, grown so ungrateful,
How can ye speak evil of me,
Me who lovingly have kissed you
In fair days ye did love me!

-----From Heine's Return Home-----

春 蔓

爲了等待靜來收拾這公寓裏一天爲人工所製造的濁氣，我不惜在月下徘徊了幾個鐘頭；只想望他去睡了便無一點人聲存在的那住在我對面屋子裏不知因什麼事同樣的與我不去睡的那個人，也進去睡覺去了，現在寂靜得如同到了聖廟中一般，除了間或可以聽到的幾聲遠遠的隣院中啼出的鷄聲，和在街上碾着泥土而發出的‘蛆’的汽車聲以外——哦，不錯，點綴蒼茫月夜的狗聲，還是依然存在。我屏着氣息而走的雙腳也稍有了倦意，我正好來執筆寫這封許久想

寫而不曾寫給你的信了。

我這寫信的地點是在月光照着我的全身的一個空曠的天井中的一所屏風脚下，我用兩個四方凳子合攏當作一張書桌，桌右燃着一枝洋燭，旁邊圍以一個高而圓的茶瓶和幾本洋書，以作擋風的帷屏使用。我想，你一定會奇怪我為什麼要於這樣的深夜而坐在這樣的地方寫信給你啊。如果我今晚再不吐出一些擠在我心裏和要脫壳而出的小雞一樣的言語，那我今晚不知會窒悶到怎樣的地步呢！

我本想在我的屋內寫這封許能暫時醫治一下我的苦悶的信的，不知怎的，我緊隔壁的室內，前好幾晚並沒有兩個人住，今晚會突如其來的迸出那一男一女壓軋鋪板的響聲。我真倒霉透了！心裏已不知給厭煩鬧成了一個什麼樣子，這樣的響聲還要對我夾攻起來，命運賜給我的，真不知是怎麼一種可怕的東西！擁着頭睡，睡是睡不着的；埋着頭寫，我實沒有那麼忍耐的性情去

容受那麼怪不自然而且聽了使皮膚起痘疹一樣的東西的響聲，所以只好來在這樣的露天和你盡量的一談了。

春蔓，我要比黃鶯於哀悼落花時唱的輓歌更要哀婉，比少婦於她新喪的丈夫的墳頭哭訴的聲音更要悲切地叫你一聲春蔓了！春蔓！我現在不但沒有了自接你那譏諷我，半不理我的信以後因此而生恨你和仇視你的心情，就是稍微能感傷的情調也都消失了，再也沒有了出眼淚或是痛哭一場的勇氣。我要是能繼續保持我那些時日所有怨恨你的心情而厭惡你。而詛咒你以為就算復你的仇，那我就不愁書不能多讀幾卷，日子不會過得如汽車駛過去一般地快；就是自己虛設等到某個時期，憑了以自己的所有，再去愛別的一個女子，在她頭上怎樣的鍾情，怎樣的恩愛，報復你對我這決絕的狠心的幻想，也不會像輕烟般的不知去向。固然，這樣無聊地思想的我，仍舊像一隻飄蕩迷失所向的孤舟，然而

這到底是一隻有舵的船兒呀！我一方面費了莫大的力量建築了這樣一個比較可靠，實是自騙自的空中樓閣於腦中，一方面那恐怖的，狐疑的，甚至絕滅的思想卻又告訴我，“你那以生命換來，快要實現的充實的生活，尚且可以使你變成現在這樣飄渺不定的境遇，你還有什麼美麗的將來？縱有春花一般的燦爛呀，其奈時日已是蕭索的秋後了。”哦，春蔓，親愛的人呀！我是再沒有了勇力繼續我那自哄自，卻能因此使生活平安而且甜蜜，對你不應有的恨心！但，我又不能像端節那天在靜寂少人的民大的宿舍內，心裏萬分按納不住地嚎啕大哭出來；或是像去年久望你的信不到，驟然接着你那無緣無故“辭職”的書信，應姊看了也跟着我出淚的傷心地哭着；或是像從前在我們的故鄉，萬氏的花園中，當月亮已西沈的桂花樹的底下，談到我們彼此的身世和未來的希望不得完成時，就你的淚淌在我的手上，我的淚印在你的髮上。哦，哦，春蔓，我

既不能那麼發洩一下胸中這與“生”常在的愁悶，那怎樣去消磨這人覺牠短，我覺牠長的日子呢？怪！早先一挨就出的眼淚，簡直不知道到那裏去了，化作了怨恨盈腔的精衛了呀？抑是化作了憂傷滿懷的杜鵑了呢？許是變成了填滿我全身心的疲憊，焦躁，和苦悶的原素了罷。

我的心有時像沒有，沒有得就像一隻失去教牠飛翔的母鳥的小鳥，到處哀鳴地飛着而徬徨；我的心有時又好像有數不清的多，多到什麼也不要人家的回贈，送給只要是我所歡悅的人。但，誰是我所歡悅的人呢？我又憑什麼去得着那人呢？何況我根本沒有了這麼的歡悅呀！那我現在所過的，是怎樣的一種生活？維持不了，我實維持不了！以前的日子困苦，却沒有如今這樣的冗長呀！就說我這短命鬼（？），只能活到二十五歲，足足地也還有三年零幾個月呀！如其這些年月統以時日計算一次，該有多少現在這樣不得過下去的一點鐘呢？這比爲了得罪法律受判

決坐八年或十年牢獄的囚徒更要苦！他那受罪的時間固比我的長到不知若干倍，可他還有出獄的期望呀。在他出了獄以後，爲了感覺犯罪是有興味的舉動，他又可從事冒犯法律的運動呀。他於獄中有希望的火在隨身燃着；出了獄門，又可使這火從新如前一樣的照耀。我的無止進的苦悶的時日，怎配與他的相比擬？我要是再問了問自己，把到二十五歲的三個殘年一般的秋冬就這麼苟延殘喘的度過了，以後又該怎樣料理這個無聊的歲月呢？你教我怎樣，我便怎樣呀！哦，你現在已把我當陌生人般的看待了，你又怎肯指點這樣凡夫俗子似的我的去處呢？其實，我最好模倣那被囚着的猛虎一樣，用牠威武的腦袋，因厭於束縛的生活的緣故，在鐵柵上亂撞亂碰地致使腦漿濺出而了結一切。但這樣不能再見你一面，不能再和你說一篇斷腸的話，不能和你長久的擁抱一回：就去死，去尋短見，我怎又甘願呢？

我與其到了今日有這樣死不斷氣，活不新鮮的時日，我真後悔不曾捉着從前那幾回爲你而死的機會。我最堅決預備去死的是那回：今年，舊年，哦，前年，——記得是前年四月幾，日子卻記不起了——我爲避免母親逼我回家去的糾紛，趁天色尙不明時，坐了一輛土車，獨自離開多情的你住在那兒的省城，逃往滬港我哥哥的岳父的家中。在那兒多蒙長者的諒解，曾給我十分懇勸的招致：讓我住在他的一所廣大的，面臨青山與綠水的別墅的裏面。逗留了將近一月以後，我的哥哥，嫂嫂，因爲避亂起見，也別下了省城去到那長者的家中。在那裏曾有魚肉的供饌；也曾有團居的歡樂；可我每日只是想到你在我頭上施予的恩惠而下淚；對着你和棠棠在一塊合照的相片而傷心。最使我驚嚇的是怕亂兵將我們鬧得不知分散到什麼陌生的地方去。我嫌看的報紙，也天天拿起牠來探看省城戰事的消息。身子雖如現在一般的消瘦了，終久我還覺得我未

來的生活充滿了樂趣。記得好像也是天天爲着懸望你的信不來，正在焦急的時候，我的小孩忽而笑嘻嘻地送了你給我的兩張紙的信來。我的喜悅頓叫我忘了懷疑何以只有兩張上下文不啣接的信，直至回到正屋喫飯，從他們的形色上察出，方知道自己受了他們的欺騙。我先懇切而忍耐地向我的哥嫂要求把那收沒的信件還我，但他們因知我的性格，平時一急尙且要發點“癲氣”，若果看了你信上說的那麼可怕的消息，豈不是就要瘋去？所以沒有答應給我。我因要求未遂，便氣得飯也不喫，跑回別墅去大哭。他們看見勢頭不對了，也只好拿出那摘下不給我的信，趕緊還我。我滿臉流着眼淚讀完了那幾張信紙，才知道你父親要那麼狠毒對你。當時不是因爲他們都還站在我的身邊，我立時就會搬起兩腿跑到省城去，和那要用硃砂喫蠱你的心，却又不殺死你的父親相決一生死。我心裏雖則緊張到了要破裂的樣子，我面上却裝着平靜，無事。我

是要哄着他們別干涉我，別干涉我不能去見一見那個可憐爲我受苦的你呀！當他們見着我看完了信後沒有表示什麼暴烈的舉動，也就說了一些寬解我的話，相繼而走了。決定爲你輕生的我，在他們去後，才得能夠盡情的痛哭。蔓，我捧着那信狂吻了千百遍；（至今那信上的字跡還可以看得出爲我的淚所模糊的痕跡）我如痴如癡地在室中蹣跚了幾十回。我到底不能不實行以這個因你用愛的潔光，才把他那籠罩滿了的陰翳洗淨了的身子作爲你的獻禮。我自從初愛你以起我就抱定了以維特的結果做我對付我們這個不得解決的問題的樣本的。我因知道，像我們所處的這個禮教森嚴，法律森嚴，風俗森嚴的社會，無論如何，是容不了這樣像他們罵你爲做奪人丈夫，到是真心真意愛我的你，和罵我做棄妻不顧，而視你的生命與自己無異的我的。我們看來爲極有意義的愛戀，他們到以爲這是無恥的表示。我們因在一度接吻裏而發現我們生命

的真價值，他們反而要說這是妖冶，淫蕩的行爲。我們與這社會是處於反對的地位，如其我們想生命永遠存在，那我們只有請死來作幫助。所以我決定，萬分的決定上你家去，去完成那齣由我倆做主角而演成的浪漫的悲劇。我換了一身螞蟻色布的舊西服，扣着你親自用手替我用白綾做成的領結；收拾了你贈我的小照及書信，寫了一封致景哥的絕命書，同時還寫了一封信致，現在你不愛了我，她也覺得傷心的素妹；請他們於我死後，把我們所通的信留着作爲他們一個可憐爲情愛而夭亡的朋友的記念。最後寫到那封告訴你我來省，直接上你家替你報仇的信時，我的淚竟如春雨那樣的亂灑了。哦！我進了棺材都還記得那信上所說的話呀：

我馬上就來，馬上就來看生父逼着把硃砂給女兒喫的慘景！你的父親，不是虎豹，也不是豺狼，他是什麼人都憎他的貓頭鷹！無怪其然的他要把硃砂你喫！實在，他

不應該這樣，他不應該聽你媽媽的勸，答應不處死你，而把硃砂你喫。那他的惡意還勝過貓頭鷹的！蔓，你的硃砂要留一半我替你喫！這是費盡千金難買的東西，這是我們用生命買來的東西。這東西是因我倆才有；你萬不能一個人偷着喫，並且要等到見了我時，我們同着喫！不然，那就不啻是有刀在刺我的心呀！蔓！在我沒來以前，你要莫進飲食，怕他把硃砂放到飲食裏邊哄你喫呀！至遲我後日可到！我們在塵世的生涯雖是短促，但千萬可別憂傷！人總是要死的。蔓，我們這樣的同死，那是死得多有味喇！我們從前不是同樣感覺以不能死在一塊為心痛嗎？現在已經是機會了！哦哦，怪不得我昨夜夢見我這住處的積水潭前，落花鋪滿了的地上，月光射在上面，映出一種死小孩的臉上一般的顏色；在一堆有圓陰影的青草上頭，躺着一對交頸睡着的野鳥。我疑

是雁，等我走近身旁一看，原來是兩隻滿身盡是傷痕，死了的白鷗，倒在那流了幾日的血中。我蹲下去用手撥動血染着翼兒多的那隻時，我還嗅着了好幾口血的腥味；登時打了一個寒噤，接着就醒了！我半夜也不會睡着，並且時時還從床裏首聞着那種味兒。哦哦！原來這是一個惡兆！原來這對死了的白鷗就是你我！就是這雙薄命的你我！惡夢呀惡夢！二十年來只結束得像這樣一個惡夢！哦，蔓，我們前生注定該這樣的結果，那是無可挽回的呀！死得能像白鷗那麼的淒切，又有什麼不值呢？我現在也不怨了我的母親，再也不恨了我不愛她的妻子，她們都是可憐的人！她們比我們的境遇更可憐，因為他們從中阻礙，到底使我們將這齣名優也不敢嘗試的悲劇完成了。我不願多說，我的心急如火！再會，再會，千萬要再會呀！不然，我們不好一道同赴黃泉呀！